

6

·

2

6

国际禁毒日

戒毒者说

他们是违法者，也是受害者—— “毒品毁了我的一生”

本报记者
赵志国 文/图

一杆烟枪打得妻离子散，一张锡纸烧得倾家荡产。这是一群生活在阳光背后的人，因为沾染上毒品，他们散尽家财，铤而走险，敲诈、盗窃、抢劫、卖淫……他们是违法者，也是受害者，一包白白粉末、一粒粒小小药丸，让他们欲罢不能、饱受煎熬。6月20日，小雨淅沥，空气微凉，在“6·26”国际禁毒日来临之前，记者走进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，聆听戒毒人员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。

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所长李再国说，远离毒品，除了要增强自制力，不被好奇、叛逆支配头脑外，还要谨慎交友，提高警惕，时时谨记八个字：珍爱生命，拒绝毒品。

53岁的大飞： 毒品，让我散尽家财妻离子散

家住市区园林路的大飞(化名)今年53岁，正值壮年，他须发皆白，瘦弱憔悴，像一名六七十岁的老人。他说自己吸毒前是一个帅哥，家境也很殷实，13年的吸毒生涯让他变得人不人鬼不鬼。

大飞说——

我以前是平煤神马集团某矿的职工，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辞去工作，与朋友在市区开了一家建材公司卖钢材。当时钢材紧俏，我头脑灵活，为人大方仗义，身边围了不少朋友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一年挣个几百万不在话下，后来又娶了年轻漂亮的妻子，有了儿子，亲朋好友无不对我羡慕称赞。

生意好，挣得多，自然花得也多。一有客户来访，我向来自出手阔绰，对于客户要求尽可能地满足。然而13年前的一天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坠入深渊。

2007年9月的一个晚上，几个外地客户来拜访我，酒足饭饱后大家还不尽兴，我们就到市区一KTV唱歌。在包厢里，两个客户从自己的手提包里取出几包冰毒吸食起来，吸完看上去很兴奋。出于好奇，我也跟着吸了，当时很兴奋。之后我才知道，自己在那一刻已经踏上了不归路。连续三次尝试后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它了，两三天不吸，就流泪打喷嚏，浑身没劲儿，心跳加速，难受得很。后来我身边正经的商人越来越少，生意也一落千丈。

半年多后，妻子和父母发现了我的异样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正躲在房间里吸食毒品，妻子突然推门进来，看到那一幕时，她惊呆了。在随后的几天，妻子和父母一直在劝我，可我根本听不进去，刚答应他们不再吸毒，扭脸就和毒友们混在一起

了。2008年8月的一天，我正和几个毒友在宾馆里吞云吐雾，派出所民警闯了进来，我被送进了戒毒所，开始了我的第一次隔离戒毒。

被关进戒毒所后，我的生意转给了朋友，妻子也跟我离了婚，年幼的儿子由妻子抚养。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儿子，我也不想让儿子知道他有我这样的爸爸。

2010年，走出戒毒所后，我第一时间回父母家陪两位老人吃了顿饭。席间，我向父母保证，再也不碰毒品。可当天晚上，我从前的毒友跟我联系，第三天，我又吸上了他们送来的冰毒。

父母知道后伤心欲绝，为了挽救我，他们把我送到乡下舅舅家，让两个表兄弟看着我。有一次我毒瘾发作，痛苦万分，舅舅和两个表兄弟把我捆在铁床上，我难受得用头撞床头，撞得头破血流。他们怕我出事，就把绳索解开了。我获得自由后马上和毒友们联系，好好过了过毒瘾。

后来，家里人实在无能为力了，年迈的妈妈对我说，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，是死是活随我的便。说

完这些话，妈妈号啕大哭。

没有了家人的约束，我整天跟毒友们混在一起。没有了经济来源，我就和毒友们上街偷盗、碰瓷，钱到手后立刻去买毒品。2013年8月，我正撬盗一辆电动车时，被便衣民警抓获，再次被送进戒毒所。2015年，我戒毒期满，回归社会，但又故伎重演，重操旧业。2019年11月，我第三次被送进戒毒所。

这次我一定要戒掉毒瘾，早日回归社会，与家人团聚。等我出去了，要永远告别毒品，好好孝敬父母，把儿子养育成人，找份适合自己的工作，度过余生。

40岁的鸽子： 新生，希望之光再次照进未来

6月20日上午11时，采访临近结束时，两名女子手捧一面“帮教送温暖 关爱促新生”的锦旗来到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，送到所长李再国和管教民警董文理的手中。鸽子(化名)和洋洋(化名)前几天刚刚戒毒期满，这天，两人专门带着锦旗和感谢信来到戒毒所，感谢戒毒期间管教民警董文理对自己的教导。

鸽子说——

我今年40岁，以前是市区一家医院的护士，10年前的第一口毒品，毁了我的一生。

与因为好奇去吸毒的人不一样，我沾染上毒品是因为受骗。2008年我离婚了，儿子跟着前夫，我一个人生活。

2010年的一

天，我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，其间，一个男人递给我一根香烟。我没多想，顺手接过来吸了，随后身体出现异常反应，头晕，人也动不了，过了很久才恢复过来。过后我才知道这根香烟里塞着海洛因。几天之后，我心里总是回味着吸那根香烟的感觉，于是就有了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连续三四次尝试后，我一发不可收拾，彻底染上了毒瘾。

由于吸毒，单位把我开除了，儿子也不认我，伤透了心的父母抱着一线希望，带着我到外地四处戒毒，但效果甚微，还花了不少冤枉钱。

毒瘾发作时，我浑身难受，心里好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噬咬。为了得到毒品，我将良知、尊严、亲情都抛到脑后，渐渐成了一个谎话信手拈来，说谎面不改色的人。慢慢地，亲朋好友从规劝到疏离，最后形同陌路。

2018年，我被送进戒毒所。刚开始，由于毒瘾很强，加上各种不适和心里落差，情绪低落，抗拒心理很强，管教民警董文理耐心对我进行心理疏导和教育，帮我认识毒品的危害，帮助我和家人好好沟通，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，树立了坚定戒除毒品的信心。

由于常年吸毒，入所时我瘦得皮包骨头，后来通过所里的治疗和康复训练，我吃饭睡觉都有了正常规律，身体和心理都得到了修复。董管教经常给我做心理辅导，对我像亲人一样。

今年6月，我戒毒期满回归社会。我会找份力所能及的工作，自食其力，好好孝敬父母，抚养孩子，弥补这几年的缺憾。最后，我想对所有人说，千万不要尝试第一口，毒品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。



管教民警董文理(左)在给女戒员做心理辅导

19岁的小雪： 好奇，让我误入歧途花季暗沉

今年19岁的小雪(化名)是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最年轻的“瘾君子”，从15岁染上毒瘾到现在，她已有4年毒龄。正值花季年华的她由于吸毒，脸色苍白暗沉，没有生气。

小雪说——

我11岁那年，父母离婚，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爸爸，一直跟妈妈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。后来妈妈再嫁，对我疏于管教，初二我就辍学了。我在家无所事事，整天跟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在一起。

第一次接触毒品时，我才15岁。那时候，我经常跟几个比我大四五岁的哥哥一起玩，其中有几个人经常吸食毒品，我开始很排斥，还奉劝他们不要吸。后来，经朋友介绍，我认识了比我大两岁的男朋友。没想到他也吸毒，看着男朋友每天那么迫切地需要毒品，吸食后又那么兴奋舒服，出于好奇，

我尝试吸了几口。第一次吸感觉特别恶心，天旋地转，躺在床上动都不想动，一直吐。醒来后，男朋友和几个姐姐都嘲笑我，说我这样以后怎么混社会。

出于面子，后来我又吸了一次。第二次我没有感觉到头晕，而是被“舒服”和“轻飘飘”的感觉包围。自那以后，我染上了毒瘾，成

了名副其实的“瘾君子”。

那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很差，每天除了想尽一切办法搞钱买毒品外，其他的事情都与我无关。刚开始，我为了筹措毒资找各种理由欺骗家人。家人发现后，就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。我又把目标转移到亲戚朋友身上，东借西借，但根本没有偿还能力。后来实在借不到钱了，在几个姐姐的鼓动下，我开始去夜店坐台。再后来，我染上了性病，男朋友也离开了我，我索性自暴自弃。

因为吸毒，我多次被公安机关抓获。第一次被公安局拘留时，我

没觉得耻辱或害怕，只

是认为自己倒霉，想着下次一定要找个更安全的地方。2018年底，我再次因吸毒被抓，被送进了强制戒毒所，开始了两年的强制戒毒期。

初到戒毒所时，我的心情非常低落和恐惧，不知如何面对这两年漫长的戒治生活。后来在管教警官的引导下，我慢慢打开心结，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。

眼下，我希望努力戒掉毒瘾，重新回到社会，弥补年迈的姥爷姥姥为我付出的一切，不再让他们为我伤心。